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二十三回 任封圻保障東南 查漕弊救濟州縣

且說林公聽了張進一席話，訝然反問道：「你何處曉得我被張保仔所劫？我此時剛從張保仔家裡遇救逃出呢！」張進一邊吩咐嘍兵擺設交椅，請林公上座，一邊說道：「有名捕金順全曾到此查訪大人蹤跡，所以曉得。那張保仔本是海盜出身，投誠以後，命他下海剿滅海盜，他與海盜本是同黨，並不拿捉，專捕私鹽販子，誣報海盜，自從調署了臨沂協鎮以來，專門搜括平民，無惡不作。百姓因為他是現任官員，誰敢去奈何他，就是我們看了他的行事，也覺得處處過分。大人且在此稍息，待我派人出去查個明白，以防張保仔一不做二不休，派兵在半路再圖截劫，別出岔枝。」林公見他誠意相待，只好答應。張進即派四個嘍兵，分往臨沂到利國驛的各處要路上密查有無官兵埋伏，一面與林公、林恩回到客室中設筵壓驚，懇勸勸酒。林公向他問過姓名，勸他棄邪歸正。張進說道：「大人若能恕我罪惡，願效犬馬之勞。」林公說道：「你須得把弟兄們妥為解散，資送回裡，那時你到蘇州來見我，定有武職差使派你的。」

張進道謝敬酒。林公想起兩次逢凶化吉，也甚覺欣喜，多喝了幾杯酒，等到飯罷散席，不覺疲倦欲眠，當時就在炕上打盹。

等到一覺醒來，已經紅日西沉。張進連忙稟明，路上並無埋伏，請大人登程回館，免得差官們四處找尋。林公就起立作別，帶著林恩走出寨門，向原車中坐定。張進跨馬護送了一程，方才回轉。張進後來解散弟兄，到林公轅門上充當旗牌，到那時候，再行交代。

且說林公直到利國驛驛館門前下車，一班旗牌接著，喜出望外，齊來叩見請罪。林公一面叫起，命他們賞給車夫十兩車資，一面帶著林恩入內坐定，卻不見廷玉，便向旗牌問道：「廷玉哪裡去了？」旗牌答道：「昨晚趕往臨沂尋訪大人，還沒回來。」林公聽了，雖替廷玉擔憂，但也無法可想，只好在驛館中守候，直守到半夜，方才就寢。八個旗牌不敢睡覺，坐在房外守夜。林恩也不敢安睡，坐在廷玉榻上，直到東方日出，廷玉方才跨馬回轉，離鞍入館，馬匹自有人帶去喂料。廷玉問明大人早已回來，甚是歡喜，急忙趕進房來，瞥見自己臥榻上坐著一人，年約二十多歲，面色微黃，眉清目秀，鼻正口方，卻不認得是誰，便拱手問道：「足下貴姓？可是護送大人回來的？」

林恩就把姓名及相救大人出險的經過，詳細說了一遍；廷玉竭誠道謝。此時林公已被他們二人談話聲音驚醒，跨下牀來，廷玉上前請罪。林公說道：「昨晚我守到半夜，不見你回來，很為焦急，你去臨沂可曾到過張賊公館中沒有？」廷玉答道：「去過的，遇見一男子，被我擒住追問，方知大人已經脫險，並知張賊畏罪潛逃，推說母死奔喪，昨天就挈眷北去了。」林公說道：「此賊不除，終為後患。但此時他已畏罪潛逃，只好暫時擱過，趕路要緊。」說罷，盥洗過了，進了些朝點，即便套車起行。一路很為平安，直到蘇州。

在城文武官員早已接到紅諭，屆時都出城相接。林公換坐大轎入城，直到行轅休息，接見僚屬，選了吉日，接印視事。

到了那日，林公換了冠服巡往轅門，早有護理巡撫梁章巨派揚州知府黃在厚、撫標中軍參將吉祥保，送來關防、王命、旗牌、文卷等，送與林公接收；一面傳齊執事，於大堂恭設香案。林公整衣冠出堂，望北行三跪九叩首，恭謝聖恩，繼即接印，受僚屬參賀。在城巨紳，也陸續前來道賀。次日循例往各廟拈香，順便閱視城垣，並回拜紳士。忙碌了三天，才得披閱各縣的錢谷案卷。林公從前曾任江蘇藩、臬兩司，早知蘇省的刑名、錢谷頭緒紛繁，兼之一省設兩藩司，同城設三知縣，錢谷繁重，全國無出其右，若欲認真清理，更比刑名難以著手。刑名有事實可按，縱有冤獄，只須細心詳查復審，自易水落石出；惟有錢谷，額賦繁重，弊端百出，不獨州縣浮收，旗丁刁難，胥吏侵吞，劣紳包納，各縣習成風氣，還有一種運漕船戶，號稱糧幫，人數眾多，往往械鬥鬧事，凡漕船經由處所，往往干涉漕政，以致昔日視為利源的江蘇，現在變成唯一漏卮、漕額愈大的州縣，倉庫愈不完善，民欠浩繁，催繳無著。林公辦事，素來認真，漕糧關係國家正供，豈容刁民抗欠，於是嚴限各州縣，每屆糧船裝運的當兒，照額不能短少顆粒。州縣催提無著，又恐怕開參撤任，不得不買米墊兌。還有那糧船裝運時，自南而北，空船回轉時，由北而南，一切工食，也須由州縣官開發，以致漕船開出以後，州縣官弄得負債累累，惟憑未征糧串，陸續催繳，方能歸還墊款。一般糧戶，以為漕糧早已裝運北去，盡可延宕不完，藉詞抗欠，一轉瞬間，上屆漕尾未曾清完，下屆上忙又已頂限，只好先其所急，捨棄舊欠，催繳新欠，年復一年，漕額最大的州縣，虧墊越多，每遇調任撤任，往往不能清算交代，弄得一般州縣官叫苦連天，無法彌補，只好上轅門向林公據實面稟，請求設法救濟。林公固知州縣官賠累不少，面許查明後再行設法。州縣官陸續回去，林公就近向長、元、吳三縣漕書處，檢查糧戶底冊，大縣約有五六萬戶，小縣也有十數萬戶，每一戶因兄弟子孫分產，把田畝糧額分析得崎嶇零碎，有的田在此圖，糧已混入別圖，使人無從尋覓，這個叫做寄莊；還有在糧田中建築房屋墳墓，因此不可耕種，錢糧永遠拖欠，這個叫做板荒；又有將田畝出售，並未推收過戶，賣主已逃亡無蹤，這個叫做私糧。以上各田的錢漕，年年列入征收冬漕總額，不得不由州縣官賠墊。雖則定漕時候，各州縣漕書未必將糧額核實呈報，但是清官難查猾吏，總有虛糧，州縣官不得而知；就是漕書也不能一人飽入私囊，自有一班土豪劣紳，動輒要和漕書為難，就為想分肥虛報浮收而來，還有經造糧差，也要於中取利。精明的州縣官，查得出漕書的虛糧，就可分肥多數，若然糊裡糊塗，憑他們弄玄虛，那末只有賠墊，沒有浮收分肥，變成虧空累累。

林公查明漕弊，便想著手清理全省漕額，先行召集藩司首府及長、元、吳三縣的錢谷老夫子，在撫署中會議清理漕賦辦法。藩署錢谷師爺錢鏡明，年紀已有六十多，鬚髮皆白，為首屈一指的老錢谷。當時林公先將蘇省漕弊約略說明，又述己意，以為清理田賦，須從清丈入手。鏡明答道：「江蘇漕賦，積弊已深，清理頗不容易，從丈量入手，固然是治本之道，但是全省田畝眾多，即遴派幹員，按縣清丈，所費時日既多，開支也自不少；況且丈量書在省選擇，必然不能足數，若就各縣原有丈量書充任清丈之責，此輩難保不與各該縣漕書通同作弊；就算可以調甲縣丈量書，勘丈乙縣田畝，以杜此弊，不過貪財取巧正是他們的慣技，一旦與當地胥役漕書等勾結一氣，那末丈量江蘇全省田畝，非但要耗費巨額公款，結果積弊依然未能革除，得不償失，又何苦多此一舉呢。某只因前年佐理蘇州府錢幕，許太守為吳江漕額太少，決計復丈，花費了不少公款和光陰，結果反多出了二千多畝低窪水荒，因丈量時適值連朝大雨所致。許太守懊惱萬分，未了還受上司責備，虛糜公款，無樸實用，真正冤煞。總之此事頭緒紛繁，清理不易，還請大人三思而行！」林公說道：「這也是實情話，兄弟因見虧墊各州縣來轅哀詞面稟，情實可憐，才想舉行清丈，免得各州縣常受虧墊。鏡翁既然識得個中弊端，積重難返，只好留作罷論。但是既知州縣官賠墊虧空，老不替他們設法，覺得良心上過不去，不知鏡翁有無別種救濟方法？」鏡明沉吟了一會，才答道：「素仰大人察吏嚴明，屬下的清廉貪鄙，早已一目了然，欲施救濟，只有分治標治本兩種辦法。先言治本，宜著各州縣嚴征新賦，緩追舊欠；一面認真清查漕書舞弊浮收，一面曉諭糧戶，新賦絲毫不能拖欠，務於糧米未曾裝運期前，一律掃數清完，倘有延抗不繳，拘案嚴辦，過限完納，加收三成，如是則新賦不致再有拖欠，州縣可免賠墊了。再言治標，所有虧空各州縣，平日清廉自矢的，移調優缺，補償他的前任虧累；平日貪鄙的州縣，陽為虧墊漕銀，陰實私囊飽滿的，當然著令清算移交，捨此別無良法。」林公深以為然，便依著鏡明的說法，一面通飭各州縣，一面拜折奏明，江蘇漕弊積重難返，州縣不少虧墊，請准嚴征新漕，緩追舊欠。

欲知拜折去後，是否邀准，且待下回分解。